

XUE XING HAO MEN

7
时事出版社

血腥豪门

82077

血腥豪门

下

[美] 格雷厄姆·马斯特顿 著

丁源洪 袁寿城 吴建 译

施燕华 校

时事出版社

1987年

血腥豪门（上下册）

[美]格雷厄姆·马斯特顿 著
丁源洪 袁寿城 吴建 译
施燕华 校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镜万寿寺甲2号）

河北涿州市范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上下册24.375 字数：527 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 000—200 000

统一书号：10225·028 定价：4.40元（上下册）

1938年

据透露科斯特是舒尔茨的同党

XXXXXXXXXXXXXXXXXXXX

麦马森—罗宾斯公司总经理与犯罪
集团是违禁贩卖私酒活动中的同伙

XXXXXXXXXXXXXXXXXXXX

据昨日消息透露，阿瑟（达切·舒尔茨），弗莱根海默不仅知道F·唐纳德·科斯特是一名叫菲利普·穆齐卡的被释罪犯，而且自1927年起直至舒尔茨八年后遭谋害之前，一直与其合伙非法贩卖酒类。但是，联帮调查人员现仍不知道穆齐卡为何能隐藏如此之久，他们正继续在合法企业界中寻找其尚未暴露的同党。

——《纽约时报》

1938年12月

西莉亚驾着她的樱桃红色本特莱牌汽车到达机场时，雨刚停；她将汽车停在办公室门外。身穿亚麻布法国时装的西莉亚下了车，拉拉手套，穿过到处积水的水泥停机坪，朝主机库走去。从东面吹来的阵阵清新的微风驱散了乌云，天空重新放晴，显得湛蓝而明朗。

她走进敞开的机库门，里面静悄悄的，她不由得感到一阵惊讶。在光线暗淡的机库里，几乎顶着两端的、刚造好的一半的巨型飞机第一次静静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钳工、机身装配工、电焊工和电工等连个人影都不见。

她叫道：“罗德里克在吗？”

机库尽头传出一声咳嗽。罗德里克出现在机尾旁，穿着一身油污的白色工作服，一手拿着奶酪三明治。

“罗德里克，”西莉亚问道，“你在干吗？”

他走了过去。“对不起，亲爱的。我正和工人一起吃午饭呢。”

“你答应带我去‘狩猎山庄’餐厅吃午饭的，怎么忘啦？”

“哦，”他说着，吃了一惊。“我还以为是明天呢。”

“明天我去不了，这你是知道的。我明天要和丹尼斯·马利根一起在商业航空局开计划会议。”

罗德里克局促不安地盯着手中的奶酪三明治。

“算啦，现在已太晚了，”西莉亚说，“既然你已经吃上了，干脆吃完算啦。”

“我去换洗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罗德里克说。“我们可在两点以前赶到餐厅。”

“我可不愿两点才到那儿。我不喜欢这么晚吃午饭。我喜欢从从容容地，饭前有时间喝杯开胃酒，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把整个下午都泡在吃饭上呀。”

“喔，真对不起。”罗德里克说。“C-1飞机又把我拖住了。”

你也知道，我们目前已解决了安装引擎的问题。这宝贝快要象小天使一样飞起来了。”

这时，几个钳工已吃完午饭，抹着嘴走了出来，拿起扳手和改锥继续干活。他们组装C—1飞机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了，罗德里克打算九月中旬进行第一次试飞。

“我只是希望你少花点时间同机油、板手打交道，多花点时间研究销售飞机的事儿，”西莉亚抱怨道。“你似乎不懂，样样都自己动手等于在浪费金钱。你坐在董事会会议室里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象现在这样，我只好自己去同英国航空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谈生意，明天见过马利根以后，也只好自己去找休斯公司的人了。”

罗德里克嘴里塞满了三明治。“对不起，亲爱的。我就觉得你干这种事再合适不过。”

“我是最合适，可是不该这样，这些事应全由你来做。那些航空公司的人除了从报上看到一些你的情况外，对你很不了解。你应亲自同他们接触。能有一架好飞机出售固然很好，可如果你不事先做好准备工作，那么，柯蒂斯、波音或其他公司就会抢到你前面。”

“亲爱的，”罗德里克说，“你的一片好意我理解，可我手上连架飞机都没有就出去推销，那样做一点意思也没有。”

“怎么没意思！真是鼠目寸光！一家航空公司只有那么多钱用于买飞机，假如他们已经接受别人的订货，而你却忙于拧螺丝、磨光螺旋桨等最后一点鸡毛蒜皮的工作，那你就不就亏了吗？你已从科尼利厄斯股份中抽出1,200万元花在这架飞机上，而你假如不设法把它卖出去的话，你那1,200万就等于白扔了”

罗德里克用手在C—1的铝质机头上猛拍了一巴掌。

“谁是谁非，这架飞机会作出判断。我希望这一次你就让我按自己的想法干吧。”

西莉亚叹了口气，扭过身去。她有时真拿罗德里克没办法。他对她那么好、那么温柔，总惦记着给她送鲜花、买首饰，可他的脑袋瓜却似木棉做的一般，总不开窍。要他接受一个简单的想法实在太难，因此她往往作罢，只好单枪匹马自个儿干。这样反而省事，免得多费口舌同他作无休止的争论。此外，自从洞房花烛夜他由于狂饮无度而不能与她同床以后，她就向自己（也向他）作出保证：他缺乏勇气、需要指点，她要尽力帮助他。

“说真的，我希望你明天去一下，”她说。“丹尼斯对我说，他已物色到一名很好的试飞行员。”

“试飞行员？C—1的试飞行员？”

“还能是别的？”

罗德里克用破布擦了擦手。“我正考虑能否请科里根试飞呢。”

“哦，别提科里根了。他呀，这次想飞越大西洋都快把他想疯了。”

“可他象是个挺不错的飞行员呀，”罗德里克说。

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夹着一摞图纸从机库另一端走了过来。此人留着小胡子，穿着又肥又皱的花呢西服。他名叫莱姆·科斯纳特，C—1的首席设计师，也是罗德里克在航空方面关系最密切的顾问。罗德里克聘用他，因为他曾在印第安纳和俄亥俄两州作过为期六年的巡回特技飞行表演，而且对于民航机的各类特种性能，他了解得比大多数整天坐在制图板前的工程师们一辈子所学到的还要多。

“我仍在担心失速问题，”他用浓重的鼻音对罗德里克说，当他一眼瞧见西莉亚时，马上说道：“你好，科尼利厄斯夫人，近来好吗？”

“忙得很，”西莉亚说。“你呢？”

“噢，我在担心失速问题。”他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假

如这架飞机起飞时就已达到完全有效载荷，而且假如我们这时又不能使引擎更迅速地加大马力，那飞机就会摔得粉碎，我们就将前功尽弃、白辛苦一场。”

“我还以为他们已加大了引擎的马力呢，”罗德里克说。

“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莱姆答道。“但你必须认识到这是一架大型飞机。我是说，它比我原先设想的还要大。”

西莉亚说：“大才能赚钱嘛，造小的有什么商业价值？”

莱姆瞥了罗德里克一眼，可罗德里克只是耸了耸肩。

“我可以让罗斯—劳伊斯公司^①报报引擎价，你看行吗？”莱姆建议道。“奥本海默告诉我，他们正为维克式飞机制造一组第一流的引擎。那种引擎可以产生更大的马力。”

罗德里克摇摇头说：“对不起，莱姆，来不及了。我夫人希望最迟明年2月交货。她已收到由五角大楼签署的三份订单，明天我们就去见商业航空局长。”

莱姆拿出一根老金牌香烟，点着并吸了起来。

“那么，”他若有所思地说，“假如你们准备冒险的话……”

西莉亚问：“冒什么险？”

莱姆展开图纸，并把图纸贴在机头上。“建造任何一种新式飞机，”他对她说，“都会遇到某些事先无法估计的问题，也会发现飞机上天与原先设想的有所不同。这是设计的问题，平衡的问题，也是动力装置和飞机机架之间一整套关系的问题。C—1上天将会如何，我只能计算到一定的程度，其余的也只好靠推测了。我的推测是，由于这宝贝重量非同一般，起飞时也许要出毛病。发动机可能动力不够，不能迅速将它托起。”

“你是说它会坠毁？”

“那倒不一定。不过，它也许仅限于在某些跑道很长的机场

^① 英国一家著名的引擎制造公司。——译者

用。这样的话，它就不能在美国各地的小型机场上作短程货运了。”

西莉亚生气地先望望罗德里克，又望望莱姆，然后回过头来看着罗德里克。

“这一点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

“啊，科尼利厄斯夫人，这是一架完全新式的飞机，我们不可能预见其结果如何。”

“我看这根本不成其为理由，”西莉亚抢白道。“我们在这架飞机上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知道，不过……”

“什么‘不过’、‘不过’的！我们造飞机不是自己玩的，而是为了出售。如果想把它卖出去，那它就一定要能从美国大陆的每个机场以及一半欧洲机场上起飞。”

罗德里克干咳了一声，显得十分难堪。“西莉亚，”他温柔地说的，“说实在的，我看还是等C-1造好了再说吧，到那时，我们就能试飞，是好是坏也就一清二楚了。”

“你知道那得花多少钱？”西莉亚问道。“如果它卖不出去，我情愿就此作罢，也好减少一些损失。”

罗德里克刚要讲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对莱姆说：“我去去就回来，”说完挽起西莉亚的胳膊，带着她走出机库，来到空气清新的七月骄阳下。他们走到她的本特莱牌汽车前，车上的雨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路上，她一直在等他开口，这时她转过身来说：“你大概又要象受伤的公牛那样发作了吧。”

罗德里克顿时火了。他发火时同他父亲一样——青筋暴起，嘴唇成了猪肝色，满脸凶气。他说：“要是你再在工作人员面前和我这样讲话……”

“别犯傻劲了，”她说。“工作人员和你一样有自己的责任。反正你不该上那儿去，穿得就象要把戏的猴子似的。如果你和工

人混在一起，那别人就该象对待工人一样对待你。”

“你？我的妻子要这样对待我？”

“当然不是，不过说实在的，你必须好好考虑一下，我们不是在玩游戏，你父亲给你这许多钱去造一架飞机，倘若造出来没用，那你就该倒霉了。我只不过想帮你摆脱困境罢了。”

罗德里克闷闷不乐地踱到汽车的前部，一手放在展翅欲飞的纯银墨丘利神^①的汽车标志上。远处，在杂草丛生的机场外，从阿希兰沼泽地上飞起的一群野鸭在空中排成人字形，顺风而去。

“你变了，知道吗，自打我们结婚后你变了，”他粗暴地说。

西莉亚瞅着他。“是的。”她答道。“我想是变了。”

“你必须认识到，”他说着，头也没回，“男人具有某种动力，也就是某种雄心。我的雄心就是要造一架飞机，要造出比以前造的任何一架都要好、都要更加振奋人心的飞机。”

“你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你是知道的：从定义上讲，赚钱就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

“但它并不能代替一切，”罗德里克很不满意地说。“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西莉亚叹了口气。“我希望你不要如此固执己见，显得幼稚可笑。赚钱当然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可赚钱是做生意的根本嘛，造这架飞机目的也在于如此。它不是玩具，而是一种商业投机。”

罗德里克凝视着站在发亮的汽车前盖对面的新娘子。她的模样同三个月前他在纽约一座教堂里举行婚礼后，挽臂离开的那位满面春风的少女毫无两样。婚礼用的彩车——林肯牌和希斯帕诺——瑞查牌高级轿车——排满了11条大街；而后又动用了全市所有的垃圾车清扫地上的五彩纸屑。可现在，她讲起话来再也不

① 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的神。——译者

象娇滴滴的少女了。她已成为一位老练的女企业家——性情暴躁、手段狠辣，满脑子除了利润还是利润，其他的事一概不关心。有一点他未能理解：她正在通过保护罗德里克来保全自己在科尼利厄斯家族中的地位，而且她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和获得的成功与罗德里克是全然分不开的。她并不是不爱他。实际上，她只不过没有全心全意地、激情奔放地爱他罢了。她从未在自己熟悉的男子身上追求过爱情，她真正追求的是支配权。

罗德里克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位头戴网眼绣边女帽的漂亮少妇，她那波浪式金发在下午的微风中轻轻飘拂。她对他如此不讲情面使他感到伤心、不解。他在纳闷，她是否嫌送的礼物太少。

“你从来就不想让我造飞机，对吗？”他象孩子似地问她。“那野餐的时候，你对有关人士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别胡扯了，亲爱的。我当时只不过说，从财政方面考虑，造飞机要比搞货运和服务业冒更大的风险。”

“哦，天哪，你讲起话来怎么这样阴阳怪气的？”

“罗迪！”她带着震惊的口吻说。“我花了这么大气力帮你完成这项工程，你怎能讲出这种话来？”

罗德里克一时不知所措，他绕过汽车，抱歉似地伸出双臂。可他身上穿的还是那件油污的工作服，她抬起双手护着自己的浅色亚麻布时装，犹如母亲护着自己的婴儿不许居心不良的陌生人碰他一样。

“西莉亚，”他说。“求求你，近来我们好象总是吵个没完。”

“我没有吵，”她轻蔑地说。“是你在吵。”

他叹了口气说。“好吧，是我不好，请你原谅，这也许是我工作太辛苦的缘故。也许这阵子我确实应该离开工人，回到办公室去。”

“依我看，你工作根本不辛苦，你似乎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

叮叮当地摆弄那些油污的工具和吃三明治上去了。”

罗德里克指指C—1机翼下的一只发动机箱。“看见那个了吗？”他突然问道。“那是我做的，是我亲手做的。”

西莉亚慢不经心地朝机库方向投了一眼。“你做的吗，亲爱的？”

“是的。”

“哟，那太好了。听着，如果你把身上的脏衣服换掉，我可以送你回家。假如你明天当真和我一道去见丹尼斯·马利根，那你最好回家把航班时刻表订出来，把营业成本核算一下，而且千万别让人传谣，说什么飞机飞不起来。要是传出去就糟了。”

罗德里克盯了妻子一会，然后若有所思地用右拳猛地在砸左手掌上。

“等我五分钟，”他说话的口气表明，他已彻底屈服了。“我得把上午干的工作告诉莱姆，他好填进度表。”

在他转身朝机库走去的时候，西莉亚问道：“上午干的工作有价值吗？”

他站住了，说：“有，我把方向舵给装上了。”接着，他消失在C—1机翼的阴影之中——找莱姆去了。

戴维·布克班德带着他那位身著深色西服的年轻朋友来到林伍德岛时，约翰正坐在游泳池边的一把带靠垫的藤椅上休息。游泳池建在一座穹玻璃房里，玻璃圆顶在天热时可象睡莲叶一样打开，让夏季的微风吹进来。游泳池四周置放着许多盆栽的奇花异草，许多艳葩竞相开放，散发出沁人肺腑的芬香，还有一些在池边弯腰垂首，触及水面。

约翰穿着一件大号红条游泳衣，靠在椅背上看书。身旁的竹桌上放着一部四边镀金的电话和一个银盘，银盘上摆着一杯白兰地加苏打水。鸟儿通过圆顶飞进飞出，唧唧啾啾地鸣着，绿叶丛

中，一个小喷泉静静地喷着水柱。

夏季，当约翰手头事情少一些的时候，游泳池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之一。他游得并不多，可他喜欢这样在池边坐着，兴趣一来便下去游一会儿。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屋后的大草坪，草坪后面是成片的树木和各式各样的杜鹃花，几只喷水器在草坪上划起一道道烁烁耀眼的五色彩虹。他不懂园艺，可他觉得花园能使他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他曾对罗德里克的商业教师说过，“不管花园多小，也不能没有游泳池和几英亩的树林。”

戴维走到游泳池边，身后紧跟着那个穿深色西服的年轻人。他俩的脚步声在玻璃房里发出回声，水面上映出他们摇摇晃晃的倒影。约翰放下手中的报纸，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近。

布克班德介绍道：“这是梅里特·凯尔。”

约翰坐在椅子上伸出手。“凯尔先生，你好。我穿得太随便，请别见怪。”

“见到你很高兴，科尼利厄斯先生。久闻大名，如雷灌耳。”

“不必客气。”

梅里特·凯尔咧开嘴笑了笑，犹豫不决地在约翰对面的一把直背藤椅上坐了下来，戴维·布克班德则拖过一张躺椅，仰面躺下，双手合拢放在大腹便便的肚子上，活象一尊无所事事的菩萨。

约翰探身拿过白兰地酒杯，一言不发，上下打量着梅里特·凯尔。凯尔是海军部年轻一代办事员中的佼佼者，他的穿著极其考究、整洁，别人甚至会认为他的内衣裤都是浆洗过的。他面目清癯，然而十分健康，留着一嘴与外表不相称的短硬胡子。他头发剪得很短，只是前额有一绺黄中带红的卷发，显然自以为这样显得更精神。皮鞋擦得锃亮，如同黑玻璃一样能照见人影，脖子上系着一根带圆点花纱的蓝色领带，结打得很小。

“凯尔先生，”约翰慢条斯里地说。“一路上还好吧。”

“很好，先生！那架飞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未坐

过这样好的飞机。”

“对，你没坐过。那是独一无二的好飞机。”

戴维·布克班德悠闲地说：“听说约翰·利文斯顿遇到了麻烦。杜威正企图把他同海因斯扯在一起。”

约翰说：“我听说了。我们在大陪审团的朋友不久前在我耳边吹了点风。沃尔特的意思呢？”

布克班德正剥着一根哈瓦那大雪茄外面的包装纸。“他也说不上。库珀对他说，他们将在一、二天内逮人。”

“逮人？这些人是怎么搞的，见风就是雨。”

布克班德‘嗒’的一声摁着了打火机，点起雪茄。“你应该知道电器生意现在有点不可收拾了，”他边说边吐着烟。

约翰耸了耸肩。他早就知道托马斯·杜威企图把利文斯顿逼入绝境，利文斯顿的公司毕竟是全国最大的电器公司之一，由于大陪审团正调查电器承包商们在纽约市的公、私工程承包投标中相互勾结的罪证，一场直接对抗的说法已满城风雨地传了好几个月。约翰自己的电器分部，即艾伦电器公司，采取了低姿态，所有帐本全集中在他的心腹会计手里。

约翰转过脸态度冷淡地对梅里特·凯尔说：“你看起来象是有远大抱负的人。”

凯尔两手朝下一摆，“呵，是的，先生……我想是的。”

戴维·布克班德口中叼着雪茄说：“科尼利厄斯先生想知道你的抱负倒底有多大。”

凯尔清了清嗓门。“呵，先生，我的抱负非常之大。”

“换句话说，你想作人上人罗？”

“是的，先生。”

“想爬多高？海军部长？”

凯尔虚假地一笑。“先生，实际上我对政治的兴趣更浓。”

“原来如此，”约翰嘟囔着。“这么说，你想当总统罗？”

“那到不是，先生。不过我想给自己找个有实权的位置。”

“你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实权吗？”

“在某些方面。”

“哪些方面？”

“噢，先生，我在承包部门工作，干的是承包估价。”

“是不是说，当某人投标为要海军部选个什么，你的任务是对成本——效益进行估价，并确定合适的投标人？”

“说得对，先生。当然还不是我说了算，不过我的评价往往很受重视。我曾是海洋工程学的嘉奖毕业生，是1931年的最佳毕业生。目前是海军部里的红人。”

约翰呷着白兰地，两眼始终注视着凯尔的面部表情。过了一会儿，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不觉注视起游泳池的镶嵌瓷砖地面来了，无意识地回避着这位收入多得无法计算的富翁那犀利无情的目光。

一只孔雀在草坪上的彩虹下高视阔步，它浑身蓝得象珧琅胸针一样光照夺目。一阵热风从玻璃房敞开的窗外吹了进来，远处传来鸽子无聊而诡秘的咕咕声。

约翰说：“你来这儿想必有什么事要商谈。想谈的问题恐怕多少与海军部的工作有关吧。”

梅里特·凯尔掏出手帕，擦了擦颈脖上的汗水。他那上过浆的衣领太紧，勒得他有些难受。

“是的，先生，”他说道，“我总觉得企业界与政府应当更加密切合作。我知道，法律规定，国防合同一律要招标，而往往在一开始就能看出由那一家承包商承包最合适。不幸的是，由于繁琐的文牍主义以及各委员会的刁难，最合适的承包商往往落选，这也许是他的要价偏高，也许是部长不喜欢他那张面孔。”

“我看解释性的开场白就免了吧，”约翰说道。“有什么就请直说好了。”

梅里特·凯尔顿时面红耳赤。“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先生，是这样的，国会上次开会时批准海军建造4艘35,000吨级的军舰。基本型号与‘华盛顿号’和‘北卡罗来纳号’相同。这种军舰的航速为每小时28海里。装有3个炮塔，9门16英寸大炮，吃水线以下的装甲带厚度为15英寸。”

“还有呢？”

“噢，先生，他们准备招标。”

约翰沉思地点了点头。

梅里特·凯尔说：“这可是大有油水可捞的合同，先生。确实大有油水可捞。”

约翰注视着他。

“有人说，国会还批准建造45,000吨级的军舰，”凯尔补充道。“我们已准备了几份计划。”

约翰冷淡地说道：“总统正在大谈裁军。他说军火合同对于经济来说只具有暂时的价值。”

凯尔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他那番话是专门讲给老百姓听的，先生。我们海军部的人对此毫不怀疑。无论如何，国家总要准备打仗。”

“你是这样看的吗？”约翰问。

“我敢肯定，先生。而且不管怎么说，对于军火订货，总统不会太勉强。暂时的价值总比毫无价值好嘛。”

戴维·布克班德把烟灰弹在地上，开口道：“凯尔先生，把你的想法告诉科尼利厄斯先生，他喜欢直截了当。”

“那好，先生，”凯尔解释道，“是这样的，假如你们的造船公司想在这四艘军舰上投标，我们海军部将负责审查你们的投标。”

约翰几乎笑了出来，他问道：“你要多少钱？”

“假如你们的投标被采纳的话，25万元。”

约翰朝戴维·布克班德瞥了一眼。布克班德只是耸耸肩，意思是说：一切全由你来定。

约翰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见过数以百计象梅里特·凯尔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干得不坏，但后来又发现，这些职业并不象他们还是乳臭未干、刚跨出大学校门时所盼望的那样前程无量或有利可图。这些人在他所能想到的大公司里都有：泰德华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等。他们来找他，说的话往往大同小异。这些人成日成月，有时成年地在那里绞尽脑汁，异想天开地打算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去换取他们所认为的真正财富，而当这种时刻真正到来时，他们又总是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将自己卖掉。

约翰若有所思地说：“我怎样才能相信你呢，凯尔先生？你也许是大陪审团的密探，那谁知道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查查我的身份嘛，”梅里特·凯尔说。“你肯定有办法去查的。”

“当然有办法，”戴维·布克班德插嘴道。“你可以拿性命打赌，我们是一定要查的。”

约翰说：“要价太高了。”

“指的是25万元吗？”

“对。”

梅里特·凯尔咬咬嘴唇说：“对不起，就是这个价了。”

“给一半吧。”

“对不起，少于25万我犯不着冒这个险。”

“给一半吧，先付你一万现钞，不必退还。”

梅里特·凯尔抬起头。“不必退还？不管合同是否到你手？”

“就是这个意思。现钞可以马上付给你。”

梅里特·凯尔犹豫起来。他知道替科尼利厄斯造船公司夺得军舰的投标，12万5千元太便宜约翰了。可同时，一万元对他来